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九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李廷讓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九

元 富大用 編

諸提舉部

提舉

歷代沿革提舉即漢耿壽昌常平之任也宋淳化中建
常平倉景祐元年令轉運司與長史舉所部官專領之
然亦隸漕臣熙寧遣使提領此蓋提舉常平之所始也

熙寧七年又詔三司鹽鐵判官李杞三司勾當公事蒲宗閔經畫川蜀買茶充秦鳳熙河路博馬就除提舉成都府路買茶公事杞於秦州宗閔於成都置司後改名都大提舉茶馬事九年府界畿內亦專置提舉常平倉一員不令司農丞兼領提舉常平司操常平斂散之法申嚴免役之政令治荒修廢賑民艱阨則隸提舉司歲察所部廉能而保任之若疲軟或犯法則隨其職事劾奏

提舉常平司掌常平義倉免役市易坊場河渡水利之法因民之有無歲之豐凶而斂散賑濟之凡役錢

視其產之厚薄人吏廩祿視其執役重輕凡市易掌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乘其貿易以平物價皆舉行其政令以裕民力而阜邦財掌按察官吏之事

元祐初罷紹聖九年復置政

和改元詔江淮荆浙六路共置茶鹽提舉一員宣和三

年詔河北京東路推行新法鈔鹽可添置提舉官一員

此提舉茶鹽之所始也

茶鹽事舊隸發運司元豐間或以轉運常平官兼提舉或以提

刑兼領知通提轄政和以後始專政官吏既而諸路皆置建炎元年詔提舉

常平司併歸提刑司二年八月復諸常平官三年復置

四年詔逐路提刑司茶鹽司並依舊分東西路紹興二

年詔荆湖北路復置提舉茶鹽司四年詔廣西茶鹽司
官吏並罷其職事委漕臣五年詔諸路提舉常平併入
茶鹽司乃以提舉常平茶鹽等公事為名九年置經制
司改常平為經制某路幹辦常平等公事未幾經制司
罷復為常平官久之復置提舉東南以茶鹽司兼領四
川以提刑司兼領紹興十五年戶侍王鐵言常平法望
復置提舉官乃命諸路茶鹽官改充提舉常平茶鹽惟
四川廣西以憲臣淮西京西以漕臣兼領仍別置官吏

元有都提舉漕運使提舉河渡司諸路交鈔都提舉諸路雜造提舉諸鹽司提舉諸茶司提舉諸管匠提舉諸路弓匠箭匠弦匠提舉四川中興交鈔提舉司使諸路宣課提舉各處鐵冶提舉提舉諸河路渠水利官提舉廣惠司外路平淮行用庫提舉隨用各置都提舉同提舉副提舉等員

羣書要語庾臺庾政

並慶元制

朕以常平蠲役之政加惠黎

元

初案除方略制

昔在神考取成三代制為常平蠲役之政以

利天下

初察除黃琮制

淮東煮鹽之利供國用什一命汝以使

者節臨之

張于湖除韓彥直淮東提舉制

掌摘山煮海之利以佐國用

皆有鈔法視其歲額之登損以詔賞罰且給之不如期

鬻之不如式與州縣之不加恤者皆劾以聞是必能為

吾講摘山之制

龍溪除起宗制

詩句梅花迎笑錦囊古南斗退避文星寒動搖山嶽細

事耳約束海若收波瀾

楊誠齋送蔡定夫提舉使廣東

古今事實

入境按吏

潘時字德廊遷江東提舉入境發賊吏一人故相有為
請者不聽竟按逐之列城震聳行部所過延見父老使
縣別為輩以次召問所疾苦及吏治得失戒州縣毋得
除舍館飾供帳鈴鍵吏卒所過肅然父老歎息以為未
始有也

文公集

委權劾吏

熙寧十年李稷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熙河市易事手

詔曰川茶一司創置雖久未能就緒儻非得材智之人
益以事權無所成李稷風力固已可仗然權勢輕小可
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權不限員舉劾官吏

發倉佐軍

鄭尚書丙提舉湖南李金陷郴州尹寬起寧遠縣以應
之衡邇賊巢提刑託行部以避其鋒常平亦置司在衡
公兼程疾趨督州將治城訓兵復常寧縣民恃以安公
乞部軍濟師糧餉不足發倉佐之賊平協助為多

言行錄

拯救活民

公提舉浙東時浙東饑民滿野先生條具利害奏請拯
救活饑民無慮數十萬在任按劾賊吏舉行荒政一路

肅然

朱文公
行狀

為百萬課

李稷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初蜀茶額錢三十萬至稷
加為五十萬及陸師閔代稷為百萬

易萬匹馬

元符末程之邵召對徽宗詢以馬政之邵言戎俗食肉
飲酪故貴茶而病於難得願禁沿邊鬻茶以蜀產易上
乘詔可未幾易馬萬匹

四朝志

增額十一引

自趙開行鈔法每茶百斤為一大引令商人輸引錢市
利八百文至紹興十三年增為十一引時物價騰踴茶
取息頗厚明年主管官賈思誠又增為十一引三百文
於是諸場類皆溢額而賈馬之數復不加多人但知茶

馬司之富甲於天下其實所收引錢視建炎倍增後雖破敗不可復減矣

中興係
年錄

茶息百餘萬

黃廉嘗按察使陝謂茶政隨事制宜便於公者不苟去以為名害於民者不苟存以為利是歲遂代前官領茶馬事在職歲餘士大夫乃頗見信初陸師閔時歲計茶息以一百二十萬緡培克斂怨無所不至及廉將軍盡除公私之病比數年亦得百二十萬也

長編

原法就功

李稷言一年通計課利錢七十六萬緡上批蜀茶變法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遷擢以勸在官

遣使相視

司馬光元祐初相罷諸路鹽鐵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

役書可法

鮮于侁字子駿熙寧初范鎮舉所知除利漕兼提舉常

平上曰鮮于侁定利路役書可為諸路法

風力世濟

王鐵字承可風力世濟臨事精密建炎復被除擢為湖南提舉茶鹽移淮東

上聖德詩

張商英提舉京西南路常平等事公以說獻曰真壽者不死真樂者不憂真治者不亂其說以長久冲澹為主上異其言召還上元豐聖德詩一百二十韻上曰卿不

廢學如此耶除館職

張丞相商英家傳

奏常平數

公遷湖南提舉常平赴闕奏事上曰卿到任後有民間利害奏之無隱湖北郡常平多所侵用文書類載虛數而已公悉為覈實且奏乞自今諸郡主管官秩滿並以實數付之新至者朝廷可其說自是遇有水旱皆可贍

給

黃通撰謝殿撰師稷行狀

提舉銀場

胡則字千正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亡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命止籍為羨餘

仁宗實錄

提舉市舶

紹興二十一年李莊除福建提舉上曰提舉市舶司委寄非輕若用非其人則措置失當海商不至矣莊可發來稟議然後之任

中興會要

古今文集

雜著

浙東提舉到任謝表

朱元晦

擢於偏壘付以外臺使道造朝單車詣部延見父老問其疾苦之因宣布詔書諭以丁寧之意榮逾望表懼溢情涯中謝伏念臣生長田間棲遲林壑居然朴拙見謂迂疎潛心切慕於師承行已敢干於義命會逢聖旦參預時流驟自草萊起分符竹乾坤大德施且不貲螻蟻私情報於何有所屬歎歲民無艱食謂愚臣職有微勞

寵之冊府之華畀以近畿之節雖駕馬之十駕後者鞭
之然鼯鼠之五窮技止此耳母乃累公朝之選重以為
多士之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闢舜四門馭周八柄欲
尺寸之長並用致孱微之品亦收比奉對揚親叨臨遣
大明委照不棄負薪之言零露疏恩更下賜綬之令顧
憂所在稱塞為難臣惟當恪意講求因時施舍不能則
止戒小已之便文當官而行慕古人之報國庶殫毫末
上答丘山

廣東提舉謝到任表

楊廷秀

守延陵季子之墟愧無治行使南粵尉佗之境復拜恩
言戴仁如天反已維谷中謝伏念臣學非世用才不人
先幼而讀書亦竊探壁中之科斗長而試吏顧安知桂
後之惠文三年朝班再歲輔郡進亦思磨礪於名誼退
則欲布宣於詔條訖無涓埃小補河嶽九天曉日念孤
臣將遠於長安四葉秋風忽寵命載驅於原隰至於南
海保彼東方惟所部十有四州去修門幾四千里物衆地

大壤沃泉甘臣始入疆告厥父老上不忘遠翕然歡呼
海若祝融彈壓波瀾之險朔雲邊雪驅除江嶺之氛暨
於幽遐罔弗嘉靖臣以使事官於海邦煥乎榮光展也
徼福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丕釐駿命怙冒含生日月宣
精照朔南而不隔乾坤有造均雨露以無偏曾是薄材
俾將隆指臣敢不輯寧凋瘵拔去姦貪出納有司豈但
欲委積名齟之滋殖澄清當路庶幾使豺狼狐狸之一
空

代淮東顧提舉謝表

汪藻

臨遣江壩方冒責成之寵改除淮甸更叨從欲之仁即
至封郵具宣德意蓋始望未嘗及此雖自謀何以過於
伏念臣縣力薄材寒鄉悴族早襲搢紳之後浸膺鞭策
之榮往涖閩區無補摘山之政頃歸魏闕遽分原隰之
華入承當宁之清問出喻理財之曲折及瓜尚遠索米
為憂蒙造物之寬恩與臨流之近地謂一方稍病失春
耕秋斂之常欲比屋皆蘇宜朝令夕行之速具布哀矜

之指以寬流冗之民豈臣蠢愚堪此優寄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才垂衡聽以並觀過寸長而
必錄有如孱瑣亦玷使令臣敢不仰承睿訓之丁寧不
誤淵衷之紹述每懷靡及寧辭四牡之馳驅迄用有成
願上三年之計最

代福建提舉茶事謝上表

復兼
常平

洪邁

總浪舶於三吳訖微善狀按雲艘於百越復冒除書揆

日問塗挾辰詣部中謝竊以漢規先具開邊糴以均輸
唐務富藏藉闕征而贍本雖有便民之志頗乖實廩之
宜紛更旋奪於廷臣捐瘠或隨於軍用迨中世徙場而
權茗致諸蕃塌地以名錢大抵虛文蔑聞見效偉聖明
之立制張職守以建官吏偶失於三思事寢成於一切
維時改作盡復舊章自非通敏之流曷副班宣之責如
臣者猥蒙世賞辱在周行無材能閎閱之勞固宜尺退
習功利分銖之事豈有寸長曾是使華游沾恩紀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剛健措國清寧總六服以收賢明
德遠矣訪萬幾而詢政使人器之遂令朝著之微亦玷
輜軒之寄臣敢不哀多益寡散滯取贏一身而二任之
加勉祇承於上意三登遺九年之食庶還定於王民

廣東提舉謝到任表

劉克莊

起廢察州從天而下便私易部遵海而南具布漢條初
行粵俗臣中謝臣竊稽使指備載聖經君之遣臣也有
光華臣之報君也以忠信今百端之供億殆遍國中餘

一髮之本根獨惟嶺外方且糴舟之發銜尾齧鈔之取
及膚空熙豐以來之儲增紹淳未有之額使賈生之及
見哀痛謂何雖劉晏之復生變通安出乃如臣者豈其
任哉嘗試絃歌本宓賤言游之緒論迨分符竹慕陽城
元結之遺風久閒退而里居尤濶疎於時務疚心徒切
著手應難惟有清修革彼籬苞之類詎宜謬巧取諸荷
箸之間民生或不自聊臣死奚足塞責矧都邑之三風
尤熾與閭閻之五瘡未蘇曾是人微欲其身率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記功忘過舍短錄長謂一男子妄上書本
緣愛主屬見大夫無可使遂取充員庶令荒遠之情悉
達靖淵之聽臣敢不褰帷而訪草奏以聞惟無瑕者戮
人必先已責以不貪而為寶少戢吏饕

撰常平恤民制書

唐子西

夫理財所以養民養民所以阜財知理財而不知恤民
則民且散矣安得財而理諸財用不足而加賦擾民其
害有甚於是者則財亦不可以不理此常平之法所以

必不可廢雖廢而必復也雖然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國家部置使者任之以權授之以成書使專董其事予欲使民仰事俯育足以自給汝為予欲使民凶年饑歲無流離失業汝恤予欲使民疾苦呻吟有以自達汝聽予欲使吏奉法惟謹無意外鑿空以侵漁小民汝察庶民艱食赤子開口仰哺嗷嗷吏或怙視不發圭撮民所不欲吏或牽課抑強以利歲入之贏數期會未至吏或文移四出係累敲扑以要治辦之功汝其糾戒必罰無赦

於戲有弊吏無弊法立法之意至寬至厚條目至纖至
悉至明至白汝推行之無俾民受其害而歸咎其法無
俾異意之人得以藉口詭詭無謂朝廷不汝聞知朕言
維服其聽無怠

論常平倉

余靖

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
豐之歲由是古之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儻有緩急
不可無備伏覩真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戶口

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兩熟准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專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灾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無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已來於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和買雖然借支官錢以充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礙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臣竊惟真宗皇帝聖慮深遠臣敢梗概言之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

外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
平本錢及斛斛等若以賑贍饑荒此固常慮所及矣萬
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常給資糧倉卒可備豈非先皇
暗以數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為三司所支
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
錢去處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有支撥並依景德
先降勅命施行又聞昨來遭旱州軍司農寺至今未曾
指揮出糶斛斛伏乞指揮司農寺遍牒諸路州軍應合

出糶斛斗去處並仰疾速開倉減價出糶無使人民失所此實惠民之急經國之要者也

議茶

何恭

農桑貢賦王道之本也管權雜稅王道之末也善為國者重其本而輕其末不善為國者反是由堯舜至文武皆重其本者也由秦漢至隋唐重其末者也重其本故薄征輕斂而天下有仁義之俗焉重其末故急徭橫賦而縣官遂興管權之利焉管權之利茶其首也當漢武

之時兵食國用皆不足雖羣臣獻策盡籠天下之貨然茗薺之利猶不之取歷代議者亦未嘗一言及之至唐永泰中天下耗竭莫或為計乃有趙贊首陳稅茶之策正元之後又兼張滂之謀雖權宜立制一切不合於古然亦未至於權也逮乎文宗當李訓輔之恣為詭說以惑其聽內則協鄭注姦邪之議外則資王涯刻暴之苦始立使號以權茶為名茶之有權自此始也於時新令一出所暴虐者甚衆以是故身伏大誅爾後賢臣繼世

一興一廢或以慘急而行之或以仁慈而議之如裴休者則欲去榷復稅以什一之法如令狐楚者則欲通商惠衆以增上下之便雖深究利害各極當時之宜然行之一朝流弊千載國家勃興昌運撫有萬方四聖接武澤流生民所先者仁義之化也所行者禮樂之教也所敦者農桑之業也所後者管榷之利也然卒以資國用而充兵食者榷貨一局尤為劇大焉自曩歲羣臣定議隨土宜而制之或禁其私鬻以充郡縣之課或通商人

以洩縣官之利各任其俗成乎便宜以今觀之則禁者誠非而通者誠是也何則茗者山林之所產也山林者人力之所營也所營者博則所生者衆所生者衆賦斂者舒則常生之業畢出於是矣今乃申嚴號令窒其私鬻之路使欲民利一歸於公權斂之計誠得其術曾不知弊生於下而抵冒之獄闐然而起矣及其不勝也然後從而加之民或至死亡而不懼令或至峻烈而無益久不易則無乃傷仁慈之政乎而又上之人急繼以

千艘一歲之庸動踰百倍傷財暴衆無大於此故曰禁者誠非也今若普治天下均其常法上則蓄之以為大局下則通之於商人其直也就中都而入之其名也由外郡而興之俾夫周旋海內自受其益所過關市則悉增其稅所至郡國悉弛其禁大可以減縣官每歲之用小可以息生民抵冒之獄此謀一立萬世利之故曰通者誠是也二者之論期於一擇

論岑水場事宜劄子

洪邁

臣前日進對伏蒙聖慈垂問坑冶利害及韶州岑水場興廢曲折頃歲先臣謫處嶺外臣隨侍往來數至其處問父老所談見石刻題識方其盛時場所居民至八九千家歲採銅鉛以斤計者至數百萬自建炎以來湖湘多盜浸淫及於英韶焚掠死徙無有寧歲今所存坑戶不能滿百利入既鮮饑寒切身無由盡力為國興利地不愛寶銅山固自若也今陛下留意泉貨方大興鼓鑄非多得銅不可雖使提點一司朝暮趣辦然必州縣有

之乃能副急故其要莫若博議復興此場興之之要在於多得坑戶而瘴癘之地黃茅極目人不樂居其勢不可徙民又不可徙兵是豈終無策乎臣竊見諸路所治兇惡強盜及枉法受賊殺人可懲而特旨貸命者大抵皆配廣南終身不得歸一歲之間亡慮數百輩日月益久多復沈命若使自今以往一切配此場為兵俾之鑿山採銅隨所得中分之以其半入官其半與之而官以平直就買仍與之約若至場以後不逃佚不犯罪者量

其元犯輕重所入多寡分為三等各立配後年限限滿則為給公據還鄉為民此等雖惡點不逞知有自新之路又有半直可以贍生必將欣然樂於赴役萬萬不疑所患獨盜賊而此曹之力自足扞禦不與異時平日比也至於養兵築室器用之費非韶州所能給當仰轉運司轉運司亦或不繼獨廣東鹽事司有所當賣鹽寬剩錢貯於都倉其數不鮮取而用之未足為損但亡命羣聚意外不可無防事須官軍彈壓韶州舊屯殿前左翼

軍數百人有統領官一員可以就付節制而令上隸提
點刑獄司使之察軍中刻剝侵牟及非理後使之過蓋
提刑司實同共評議上其所當行者及別下坑冶司治
其條目俟其奏至却令刑部立所謂配役及放還之法
苟如此策行之三年當有日新之利臣區區管見未詢
於衆所懷如此不敢不盡乞賜聖察進止

古詩

送鄭惠叔司封江西提舉樓鑰

君名北斗魁步武上霄極蓬萊羣玉府圖書照奎壁郎
官應列宿寢覺象緯逼胡為作使星炯炯向江國仰奉
鶴髮親版輿映萊服昔日紅蓮池帥垣資婉畫方將散
餘潤連城被膏澤官擁與民繇豐儉煩賑糴小試活國
手疲忙賴休息便歸侍玉皇拱立香案側富貴殊未已
行行上鸞掖君其妙演綸三能看齊色

律詩

送楊晦叔提舉浙西樓鑰

兩兩郎星映使星
老人星彩對晶明
褰帷共喜行畿甸
洗印仍欣就帝城
五馬況當恩始拜
三吳從此政尤清
便看瑞氣來稱壽
同聽嵩呼萬歲聲

送羅春伯大著提舉浙西

楊廷秀

晁董聲名彼一時
夫君下筆與渠齊
承明厭直辭金馬
英蕩非闕訪碧雞
山嶽動搖增氣色
詔書宣布舞羣黎
歸期只在千秋節
留賦蒼苔鳳掖西

送謝子肅提舉寺丞

楊廷秀

天台山秀古多賢晚向池塘識惠連十載江湖州縣底
一言金石寃旒前方陪廷尉甘棠舍又賦皇華小雅篇
拾得澄江春草句端能染寄仄釐牋

送趙民則少監提舉二首 楊廷秀

漢庭近日少宗盟博選宗英副匠卿高帝子孫誰宿德
翰林風月得先生又持一節湖南去政是三湘雁北征
但使遠民蒙福了早歸詞禁賦新鶯

又

座主門生四十年江湖契潤幾風煙同朝再接駕行裏
握手相看鶴髮前誤喜論詩追舊事不知呼酒是離筵
老懷只作還山夢輸與先生早著鞭

送別邢懷正直閣赴江西提舉二首

周必大

大江西畔米流脂斂散新陳倚繡衣旗展春山千嶺暗
霜飛暑路萬艘歸朝家法備農商信臺府官閒案牘稀
廬阜虎溪天下景未妨行部款禪扉

又

二年疎懶累深知喜見皇華授節時
歸里欲依東道主登畿恰負北山移
黃間遙想前驅弩白下空攀遠別枝
坐席未溫公入覲却從南蕩候旌麾

送陸務觀赴七閩提舉常平茶事

周必大

漢皇親召賈生還京洛爭看北海賢
却畏神仙足官府便思風采爍雲煙
暮年桑苧毀茶經應為征行不到

閩今有雲孫持使節，好因貢焙祀茶神。
鸞棲枳棘已多年，父老猶傳主簿賢。
扶杖喜迎新使者，赤帷何惜與高褰。
疲鴛久抱直明光，風味當思十八娘。
擬請一麾依故舊，得無公道學蘇章。

送黃景聲秘丞提舉浙西樓鑰

江夏無雙第一人，清名久矣動簪紳。
心平氣勁無偏黨，好在皇朝作重臣。
官家親擢得真才，栢府蘭臺更外臺。
未問遄驅向丘壑，半塗應有詔書催。
從來軒冕一

毫輕朝蹟初收去玉京打破畫瓶無個事不妨遊戲繡
衣行 論詩纔了便談禪鄙吝冰消竟豁然稽首心空
先及第敢將癸未論同年 玉節光華照日畿揚清激
濁正當時阿連幸出首僚底正恐翁歸不受私

送衛清叔著作提舉淮東樓 鏞

漢庭早已冠羣仙濶步登瀛最少年竊歎豈惟年叵及
人門才業總翹然 通泰牢盆互海濱官家專欲用儒
臣淮南草木生顏色又見龍頭第一人 虎榜先登到

鳳池前良多以十年期雖知勇退急流去壯歲功名會
及時羨君持節拜庭闈未老雙親著綵衣若過蓋公
煩問信坐曹日念舊游稀

外府舊為勅局
衛乃蓋侍郎婿

又

屢從樽酒接從容叔寶風姿照座中他日相逢年益老
碁壇尚可角雌雄

諸鹽使

附

副使 諸鹽場
管勾 同管勾

歷代沿革漢置均輸鹽鐵官宋則茶鹽皆隸於提舉司

管領之其屬有監鹽之員元亦有諸鹽使副使又有監
場管勾同管勾之職

羣書要語膠鬲舉於魚鹽之中孟齊管仲魚鹽富國管子

權東池鹵其息倍稱元微之行唐慶制以幹蠱之才領鹽鹵之

務管權條制動皆得宜白集裴弘泰制局課衍盈胡文恭行姚穎制商

利局者以饒衍名最同上行賈穆制鹽鐵權束之籍杜牧行李鄂制往

幹牢盆之入頗增近監之饒胡文恭行劉雖制征筭之饒衍於

局次同上行牛拱辰制臨筦權之局置無遺力沛有羨緡行毛維藩

古今事實

均輸鹽鐵

漢置均輸鹽鐵官

食貨志

舉於魚鹽

見前要語

魚鹽富國

見前要語

國用益饒

崔公倬幹池鹽於蒲修牢盆謹衡石煎和既精飴散乃
盈商通而游至吏懼而循法幾不結網而國用益饒歲
抄會其所入贏羨什百詔下褒其能

劉禹錫崔
公倬碑

復海陵堰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監泰州西溪鹽稅貽書發運使

張綸復海陵堰綸表知興化縣

仁宗
實錄

築捍海堤

范仲淹監泰州西溪鹽稅建白於朝請築捍海堤於三
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

言行錄

目為學士鹽

劉忠肅公摯謫監衡州鹽倉先是倉吏與綱兵姦利相
市雜以偽惡人未嘗食善鹽摯悉意核視且儲其羨以
為償弊減十七八父老目為學士鹽

四朝國史

古今文集

雜著

錢清鹽場廳壁記

劉漫塘

錢清鎮去紹興府四十五里而近有江曰浦陽蓋自發之浦江發源浦江舊名浦陽也唐志載越州有府一曰浦陽乃府兵之府城基猶在有橋曰隱兵而錢清之名則不知所始相傳以為錢武肅王誅董昌於浮梁因以得名然近嘗發土得靈助廟捨路記乃會昌中碑已言錢清則名已久矣昌傳言執昌至西江五代吳越世家又言西小江豈正謂此江耶或言後漢父老持百錢送

太守劉寵寵各為取一大錢以此表其清云熙寧間部使者盧秉論鹽課云越之錢清場江水清淡以六分為額不言三江曹娥兩場老吏云崇寧改鹽法始以錢清分為三場場基堆阜四環乃舊教閱之所今猶目為教場亭民本九十餘戶戶每月出鹽一席豪民既侵奪其地邑胥又多方漁獵之復有私販通注之擾僅餘三十戶而額不減使之均出是以重困四五十年來未嘗及額而逋負逾積矣從弟鏞孤苦力學久處上庠幸取

世科頃尉東陽頗著能聲轉而為此不敢不謹撫存亭
民既為之剔蠹疏源又間為之代稅輸三十八戶欣然
如更生而課亦隨羨遂增九分有奇廨宇建於崇寧二
年適百年矣雖頽敝之甚高宗幸四明略嘗駐蹕其中
鏞為一新之倉使得十萬錢而為屋三十餘楹宏敞雅
潔什器俱備使亭民之解事者司錢物之出入官吏皆
不與居民仰歎以為前未有也又嘗為府中修山陰兩
鄉海上石堤八百丈土塘千三百餘丈添剏兩埭造南

岸大石橋以便往來亦可謂勤矣去替止三月以書來求壁記將書前任名氏歲月之詳因為取其大概併記之庶後來者有考云

重修廣州都鹽倉記

洪邁

客從東方來道南粵顧瞻其山川樂甚為解轡少留時時游父老間頗得聞粵中賢大夫事始則毛舉枚具一二數不悉客隘而面之曰大夫休矣盍置此而新其說乎一人芒然長思食頃乃言曰客果欲知之耶則吾部

使者陸公真其人自朝廷合常平茶鹽之政相更五六
官因仍為容羨蠹弗剔駟引歲月儲敝無地而公尋端
摘緒晝暮訾省利出害去迥然一新顧吾能老而已不
暇細語客姑告客以都鹽倉之故嶺南醢鹵為市與他
道百而吾州南肘大海厥土廣瀉牢盆取贏又百他郡
異時不官以臨不廕以貯指庠宇數列借為倉稱鬻鹽
狎至或露積不墉不泚於塗泥則回入主吏稽商蹠財
上下一息公能出笑談於期年峙屋二百修廊縵迴簷

角騫舞重欄傑棟演迤端臬而吾一民不與知歲計甲
乙舊為緡錢五十萬大抵不能滯今直數月主辦方求
益縣官至上百萬未止使得如漢倉庾氏世公子孫吾
儕小人衣食而羨於鹽足矣客曰父老而不前聞昔公
為莆陽以忠厚長者近民詠歌不可足至溢為嘉麥靈
芝爵玉邑之三瑞固已繪諸天朝特書史官持以試南
宮士曄曄然驚人惠斂茲土如萬分一方將都通藩取
介位雁行天子從官振前之光明詔書且下不久父老

雖惜亦安得常常而見之及今成計買石誦烈寄後日
亡窮思其可也客故倦游尚能從筆研事父老亦有意
乎皆再拜偃謝曰幸甚願卒如上客教公名渙字允濟
長樂人客番陽洪邁也紹興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記
古詩

送元衛弟赴長亭鹽場樓鏤

阿連生而秀二親所甚愛仲兄勤撫養遇事輒加誨幹
蠱靜而辨胷次無卑隘今焉職牢盆官宇臨渤解母謂

官為小要使所居大母言才可了檢身到纖介我家門
戶重衣冠綿數代當以誠心求子視勿自懈亭民亦良
民孰謂俱無賴官吏既擾之兼并責逋債熬波亦良苦
樂歲色尤菜輸鹽不得錢何以禁私賣所在積蠹久良
法浸多壞吾聞不無術更當審利害熟視不為謀空餐
媿難蓋不應行一切遽使絕稱貸富者能巧取倍息久
仍在貧者庶少寬公私可緩帶母年登九十家居幸康
泰其家不從政禮經有深戒幸子去不遠時時可歸拜

小別不足惜輕舟送前邁

諸茶場使 附 副使

歷代沿革宋有監茶謂之監當官以征榷場務歲有定額以登耗為殿最賞罰凡課利所入逐日具申於州元有茶場使副使又有西蜀四川監榷茶場使

羣書要語領筭商車典臨茗局

胡文恭行
孫誥制

古今事實

十年管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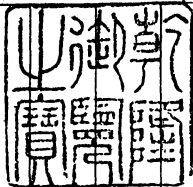
呂希哲前後為管茶庫者幾十年矣

東都事略

逾年辭去

章望之好學有文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

東都事略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九